

隨筆·觀察

漫談一本偽託的西藏智慧書

● 李弘祺

錢鍾書早年在牛津大學研究中國與英國文學交流史，寫有長篇的〈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〉，這篇文章最近在夏瑞春教授所編的《十七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形象》(*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*)重新登了出來。錢鍾書學識淵博，海內所共知，這篇文章果然包含了許多大家過去沒有注意的材料，令人十分敬佩。我這篇文章是針對他提到的一本題為《治生經濟》(*The Economy of Human Life*)的書而寫的。一方面這本書的來歷和流傳都十分有趣，談起來很吸引人，值得介紹；另一方面是它反映了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或東方的崇仰的風尚，值得我們注意，並用來探討西方近代道德思想的一個可能的源頭。

這本《治生經濟》大約出版於1750或1751年，署名是德茲利(Robert Dodsley, 1703-1764)。德茲利是一位略有名氣的詩人，但卻以出版名詩人的集子名世。此書的引言說，這本書的作者是古時候西藏一位喇嘛或婆羅門。後來清朝皇帝(應當算是乾隆)命令一位翰林把它從西藏文譯成中文，然後再由當時一位住在北京的英國紳士把它譯成英文，並在1749年寄給英國一位爵士(後來的版本說是切斯特菲爾德

[Earl Chesterfield]，切斯特菲爾德是當時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貴族兼文人，許多人都希望得到他的認可)。在早年的版本中並沒有提到這位爵士的名字，大約是沒有真的找到願意推薦出版這本書的人。但既然由德茲利出版，這就已經表明這本書有相當的重要性了。

據英國紳士說，翻譯這本書的翰林名叫Cao Tsou，年約五十歲，他在拉薩的西藏經學院住了半年把它譯成中文。我沒有時間去查清代的史料，無法證實是否有這麼一個人。錢鍾書認為整本書是偽造的，而且十八世紀中葉的北京也不會有英國人居住。不過這個騙子對於東方的事務倒下了一些功夫，對於西藏的喇嘛教還是有相當的認識，對於中國聖人是孔夫子，另有道士(Taossee)稱為老君(Loa-Kiun)的，也都熟能言之。不過，最大的破綻倒是因為他太過份賣弄中國知識。他說這位翰林在譯完這本書之後得皇帝恩賜，升為Colao，相當於宰相。按Colao一詞出於明末耶穌會傳教士作品，用來指稱徐光啟。一般中國學者認為它應該是「閣老」之拉丁音譯，因為徐光啟是內閣大學士，位當宰相。「閣老」一詞在中文並不常見(恐怕只有徐光啟是被這麼稱呼)，現在這位英國紳士居然說那位翰林升為閣

老，實在是把他的中國學問賣弄得過了一點，當是不可靠了。作偽太露痕迹就是這個意思。錢鍾書斷定這本書是偽作當然是對的。

像這種談道德的書，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大概頗有銷路，如果可以證明是遠自外國傳來的，那就更具權威。這是當時的風尚。無怪乎此書出版後洛陽紙貴，不只在英國一再翻印，更被翻譯成法、德、意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及威爾斯等語言，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。錢鍾書說它的英文版再版達五十次左右，事實上恐怕不止於此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的這本書，除了有英國版(或至少相當早的版本，由倫敦M. Cooper於1751年出版)之外，另有近三十種在美國出版的版本，多半屬於十九世紀初年。由此可以看出這本書流傳之廣，入人之深。

這本《治生經濟》分成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英國紳士於1749年5月案呈切斯特菲爾德的，第二部分是大約半年後的「1749至1750年1月10日」寄出的，兩書各自獨立。但英國紳士宣稱，由於兩書無論在內容和語句上都十分相似，又不重複，因此認為是出於同源，可以放在一起。

這裏順便談一下第二封信的日期。若不是因為這封信提到1749年5月的第一封信，那麼實在是會讓人感到「1749至1750年1月10日」這個記載日期的方法太奇怪了，不知道究竟是指1749年抑或1750年。我認為偽作者又在賣弄他的東方知識。這個「1月10日」應當是陽曆，屬1750年。但他既然身處中國，那麼陽曆1月初還沒過中國陰曆年，也就應該還是1749年。所以他就賣了一個關子，說是「1749至1750年」，不免令人失笑。

書的第一部分計分六章，茲抄列

如次：第一章 論人：作為個人的責任：同情、謙沖、即時行事、向上、細心、剛毅、知足、中和。第二章 論情意：希望與畏懼、喜悅與哀慟、忿怒、憐惜、欲望與愛念。第三章 婦女、親情或自然關係：夫、父、子、手足之情。第五章 人情或天定關係：妻或不相識之人、貧富之分、主僕之間、臣民之際。第六章 社會責任：善、義、施、謝、誠。第七章 宗教①。

第二部分計分五章：第一章 綜論人：人體框架、感官之用、靈魂之起源與作用、人生之短長與意義。第二章 人性之短及其影響：妄、無常、無恆、識見之短、病慟、妄斷、狂。第三章 足以害人傷己之人情：嫉、奢、仇、暴與怨與妒、忍心。第四章 人之勝於其他被造物者：尊貴與榮譽、課藝與知識。第五章 自然之不可避免者：榮華與貧困、痛苦與疾病、死。

從這些細目看，中外所關心的道德課題實在有其近似或共通之處。當然，對於靈魂，中國後來的人談的多是因果報應之說，而比較不關心靈魂的本質。其他輕重緩急的不同，不在話下。

有趣的是第一部分論「親情」與「人情」之不同，說「親情」是自然的，而「人情」是天定的。「天定」一詞用的是providence，即上帝所決定。這個區別很有意思，絕對不是中國人一向的說法——把自然的和天定的拿來分劃成為兩種觀念。十八世紀是自然法觀念盛行的時代，因此把上帝管的領域縮減了，親子、兄弟之情(所謂孝、悌之情)被視為自然之關係，與夫妻之情分開。孝、悌是逃不了的，但人之成為夫婦、主僕都是上帝撮合的，其情誼及關係因此別有規範，與親子、兄弟之情不相統屬。

總的來說，讀這本小書，很快可以看出這位英國紳士完全是利用十八世紀西方崇外的風尚，假造東方的古智慧書來宣揚他的倫理哲學。但是，書中許多說法其實也帶有中國善書甚或是寶卷裏頭的見解。我嘗試用中國善書常用的四或五字句來翻譯其中一些句子(採意譯)，供作參考比較：

婦道之首，持其無才；
 人知其蒙，堪當婦職。
 謙虛建言，其詞可信；
 語辭卑遜，得人諒敬。
 無知之人，大放厥詞；
 言語不遜，作繭自縛。
 夙興夜寐：靜修以養神，勤奮以保身，心形兩俱全。
 見善思效，日夜不息。
 懷恨持惡，胸中不平，無休無止。
 見人長處，學其智慧；
 見人失敗，善改己過。
 未試之人，不宜輕信；
 無端誣賴，則非義也。
 戒慎恐懼，焉知天別有算；
 朝如青絲，焉知暮白如雪。
 堅定之人，如海岸岩石，風吹雨打，不能搖撼。

從上述翻譯例句可以看出，它所標榜的美德基本上還是比較近於西方標準，與中國諺語或善書的世故看法略有不同，但是其不同畢竟很難剖析清楚。這位英國紳士也算是有心了。

十八世紀歐洲的道德哲學已經從基督教神學解放出來，利用自然法的觀念來替倫理學找尋基礎。休謨(David Hume)、洛克(John Locke)等人便提出「道德感」的說法，認為人天生秉賦便能分辨善惡。這種觀念固然是哲學家自己努力找尋而發展出來的，但某程度上恐怕也多少受到傳教士所宣揚的中國思想影響。我這篇文

章主要是介紹這本偽託的智慧書，因此不在這裏檢討這個哲學問題。總之，當時的歐洲普遍喜歡閱讀外國的報導，相信東方古老的中國(以及西藏)有優良的道德學說，足以讓西方人學習，因此這本偽造的書竟然可以大行其道，風行歐美，可見一斑。

最後順便講一下「經濟」一詞。它的英文是economy，其現代意義是指一個國家、社會、地區或時代的總體物質生活，但它在早期英文的用法中，是指料理家計生活的活動。「經濟」一詞，中文原義是指「經世濟民」的活動，當然大過料理家計，但其意思卻又與我們現代人的用法略有不同。事實上，到了十七世紀，economy一詞也引伸到上帝管理宇宙的計劃和活動。可見，無論是「經濟」或economy，其原意都是指妥善管理或經營，因此我把這本書直譯為《治生經濟》。

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論文，我們知道這本《治生經濟》到了1902年還在英國出版，而書商似乎仍然相信它確是由西藏流傳到中國，然後英譯出版的智慧書或勸善書。由此可見，西方人對中國道德哲學的正面評價，到了他們要瓜分中國的二十世紀初年仍然不曾改變。這也算是一奇了。

註釋

① 按我用的是1806年美國紐約出版的版本，把第四章印成第五章，第五章印為第六章，而第六章印為第七章，缺第四章。經與1751年倫敦版對照，發現第三章為「婦女」，第四章為「親情或自然關懷」，故計分七章。「婦女」一章下不分子目。

李弘祺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歷史系教授